

布谷鸟的蛋是谁的

カッコウの卵は誰のもの

东野圭吾

Keigo Higashino



布谷鸟的蛋是谁的

(日) 东野圭吾 著

马 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谷鸟的蛋是谁的/(日)东野圭吾著;马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133-0064-3

I. ①布… II. ①东…②马…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8166号

《KAKKOU NO TAMAGO WA DARE NO MONO》

© Keigo Higashino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布谷鸟的蛋是谁的

(日)东野圭吾 著;马杰 译

策划统筹:褚盟

责任编辑:褚盟

责任印制:韦舰

装帧设计: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10×1230 1/32

印张:10.5

字数:244千字

版次:2011年5月第一版 2011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0064-3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1

在一片飘零的小雪当中，她出发了。他发现她的上身抬得有些过高。过于兴奋的时候，她总是爱把脑袋探出来，这是她的一个毛病。不过，在穿过几个旗门之后，她的身体多少放松了一些。板刃技术并非没有用处。即便是面对陡峭的斜坡，她也会毫不畏惧、勇猛果敢地冲过去。这是她的一贯作风。

在进入缓坡之前，她出现了一个小失误。和往常一样，滑过转折点之后，她的注意力总会出现中断。这种状态，就算能在国内比赛中胜出，在国际大赛上也是过不了关的。果然不出所料，在进入下一个缓坡的时候，由于速度提不上去，急得她直瞪眼睛。尽管如此，这次的成绩也还算说得过去。

抵达终点后的她一脸迷茫。看到这里，绯田宏昌拿起了DVD遥控器。画面回到了陡坡时的情景。这次是慢速回放。她穿过旗门的姿态里，有一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是这个场景。绯田按下遥控器的按钮，让画面静止下来。屏幕上映出了一名女选手，她的左肩几乎碰触到了旗杆。绯田探出身子，把脸凑到监视器前。

重心偏得太多了——正当他小声嘟哝的时候，有人叫了他一声。
“绯田先生。”

他向入口的方向看了一眼，只见一位身穿藏蓝色 Polo 衫的女工作人员正在朝屋里探望。

“有个人说他想见绯田先生。”

啊，他点了点头。

“我听到了，请进来吧。”

“好。”话音未落，女工作人员便消失了。随后一名男子马上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与其十分相称的灰色西服，身体显得十分结实，年纪大概在三十五岁左右。

“百忙之中打扰您，实在是抱歉万分。”

说着，这名男子递过名片，上面印着“新世开发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柚木洋辅”——和事前联系时说的一模一样。

“哎呀，请坐请坐，这地方太窄了，真不好意思。”

绯田让那男子在折叠椅上坐下。实际上，由于堆满了纸箱和柜子，这个办公室的空间十分狭小。要是工作人员和教练员都回来的话，这里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柚木说了声“失礼了”，随即弯腰坐下。他的视线集中到了一个地方。绯田发现他正在盯着监视器，赶忙伸手拿起遥控器。

“请稍等一下。”柚木说道，“这是绯田风美选手吧？”

“嗯，是的。”

“这段录像是从哪里来的？”

绯田把放在旁边的信封递到柚木面前。收件人一栏上写的是“绯田宏昌”。

“高仓先生送给我的，好像是前几天集训的时候拍下来的。”

“是加拿大集训啊。真是太棒了，不好意思，可以让我看看吗？”

“这个，哎，可以。”绯田将遥控器递了出去。

柚木操作着遥控器，从头开始播放录像。画面中的风美一开始滑行，绯田又像刚才一样，入神地看了起来。

柚木在风美冲过终点的地方按下了停止键。

“那么……怎么样啊？”柚木手里拿着遥控器问道。混合着野心和好奇的神色在他的眼睛里闪烁着。

“怎么说呢……”绯田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的声音。自己女儿的表演被人欣赏，这确实让他心花怒放，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喜悦心情会被别人看穿。

“我想听听绯田先生是怎么想的。作为父亲的感受就不必了，我希望绯田先生能站在前奥运会选手的立场上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哼。”绯田冷笑了一下，“我觉得现在的选手真是幸运得很，就算不是正式比赛，也能得到像这样的录像机会。而且，他们还能在海外学习训练。现在这个世道，有些公司会毫不吝惜地拿出钱来赞助。”

柚木苦笑道：

“风美小姐是我们的希望，因此公司才不惜投下重金。先不说这个了。在技术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和高仓教练约好过几天见面。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帮忙转达。”

绯田摆了摆手，仿佛在轰着眼前的苍蝇。

“请不要这么做。如果你是体育科学专家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二十年前的阿尔卑斯滑雪技术在今日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的。而且，我已经把女儿交给高仓先生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请帮忙向高仓先生转达，就说还要请他多多关照。”

柚木的表情稍稍变得郑重了一些。

“确实，由于器具的发展和规则的变更，阿尔卑斯滑雪技术每年都在不断地变化着。过去的理论也确实有一部分不再适用了。不过，它并没有彻底转变成一项别的运动，阿尔卑斯滑雪还是阿尔卑斯滑雪，是靠两条腿和两块板子在雪上滑降的运动。在这一点上，阿尔卑斯滑雪并没有改变。那么，如果我们站在‘如何在这项运动中有效地运用身体’这个角度上来看，二十年前也好，现在也好，阿尔卑斯滑雪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或许可以说，它一点儿也没变。”

“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么说的话，我还没问你这次的来意。”绯田看了看放在桌上的名片，“小谷部长只是跟我说，有一位体育科学研究者会来找我，希望我届时能协助他一下。”

柚木挺直了腰板。

“您可能已经知道了，我们是一家全方位进行体育科学研究的机构。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便是‘挖掘体育选手才能的科学方法’。”

“这件事我听说过。”

“作为这项研究的一个备受瞩目的方面便是遗传基因。十分遗憾的是，在运动能力方面，人类并不是生来平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天赋的差异几乎不成问题。可是，如果想要成为一名世界级的选手，便和人类的天赋息息相关了。这便是我们的想法。”

柚木的语调中充满了热情，但绯田却对这些话毫无兴趣。

“我们年轻的时候，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努力胜过天赋’……”

“努力是必要的。”柚木说道，“五十分努力的人，是不可能靠天赋击败一百分努力的人的。不过，如果大家都百分之百地努力，那最终决定胜负的就是个人的天赋了。”

绯田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他很清楚，自己精神焦躁的时候，便会做出这个动作。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对你们的研究说三道四。不过，你差不多该说说你为什么想和我见面了吧，我想听听你的理由。”

柚木点了点头，把书包放在膝盖上，从里面取出一本资料。资料的封皮上赫然写着“关于F型组合与竞技特性的研究”。

“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进行着和我们相同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数十个被认为和运动能力相关的遗传基因。不过，人们还无法解释每个遗传基因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拿竞速跑来说吧，爆发力好的人不一定就跑得快。这不但和技术有关，还受到脑内物质的影响。另外，对平衡感、节奏感这些东西也不能无视。而球类运动和格斗类竞技就更加复杂了。哪些遗传基因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适合某种运动的身体？它们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排列组合起来才能达到某种效果？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我们最大的研究课题。”

绯田反复看了看皮肤黝黑的柚木研究员。

“你想让我协助你攻克这个研究课题？”

“您说得没错！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遗传基因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遗传基因的排列组合。我们分析过很多顶级运动员的遗传基因，最后终于发现——”柚木打开资料，“最后终于发现了

几种排列模式，其中的一种便是 F 型组合。体内带有这种基因排列模式的运动员，不仅在视觉情报处理和身体平衡方面十分优秀，而且还具有对瞬间状况变化的应对能力。请您看一下这个图表。这是带有 F 型组合的运动员和不带有 F 型组合的运动员的运动能力比较。他们之间带有很明显的不同。”

纸上画着很多复杂的图表，但绯田只是随便看了两眼，便把资料还了回去。

“我不需要这种说明。你就赶紧说想让我做什么事吧。”

柚木蹭地一下探出身来。

“虽然目前已经发现 F 型组合具有显著性差异^①，但遗憾的是，日本人中很少有人带有这种基因组合。当然了，全世界范围内也很少有运动员拥有这种组合，所以日本人中没有 F 型组合并不奇怪。我们本来一直是这么想的，但最近，我们却发现了一名带有 F 型组合的选手。这名选手不是别人，正是令媛绯田风美。”

和柚木相反，绯田的身体稍微向后挪了挪。

“是这样的啊，然后呢？”

“您不觉得这很有趣吗？她是前奥运会选手的独生女儿，是日本阿尔卑斯滑雪代表队的参赛选手，而且还在不断地进步。最重要的是，她身上带有一种十分珍贵的运动遗传基因。当然了，还有很多问题在等着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弄清楚。比如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身上带有什么样的遗传基因……有句话说得好，‘虎父无犬子’，我们想用科学方法来证明这句话。”

“真是无稽之谈。”绯田一脸不屑地说道，“我原本就担心会是这

^① 在概率上无法被确认为是偶尔出现的差异。

种请求，听你说完之后，果然是这样。真是无聊透顶。不好意思，请回去吧。我不会协助你们的。”

“请等一下！虽说是请您协助，但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会麻烦您的。您能先让我们查一下遗传基因吗？如果您的身体里也有F型组合的话，那么就请您和令媛一起到我们的研究室来……”

绯田把手伸到柚木的面前，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我衷心地祝愿你们的研究能够结出正果，但我不希望你们把我们父女两人跟什么研究扯上关系。那孩子的阿尔卑斯滑雪是我教的。我把自己所有的技术都传授给了她。之后，我还告诉她，如果你要想继续提高，就全要靠自己的努力了，因为才能是不会遗传的。话又说回来了，你忽视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绯田叹了口气，开口说道：

“您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我本身并没有才能。虽然我多次参加奥运会，但别说登上领奖台了，我甚至连接近领奖台都无法做到。总而言之，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运动员。”

“不，我觉得您不是……”

“请回吧！”绯田站了起来，低下头，“请去找别的人才吧。”

“正是因为找不到别的人才，所以我才会来拜托您……”

“您可以去委托肯·格里菲父子。”

听到绯田的话，柚木摇了摇头。

“我明白了。总之，我今天先回去，但是，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会以别的什么方式再来求您。”

“来几次都一样，我不会协助你们的。”

“既然风美小姐的阿尔卑斯滑雪技术是您教出来的，那么，您肯定应该为她天赋异禀而感到惊讶。难道您就不想知道那种天赋的根源吗？”

“我对天赋没有任何兴趣。对于运动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和结果。这话我说了好几遍了，别让我再重复了。”

柚木失望地叹了口气，把资料装到皮包里。“我还会再来的。”

“希望你再来的时候能找我谈点儿别的事情。比如‘发现了有助于控制体重的训练法’什么的，我绝对会热烈欢迎你的。最近由于经济不景气，我们的健身俱乐部几乎没有新会员入会。我一直在为这事发愁呢。”

“我们研究所里有那方面的专家，一切都可以商量。”柚木一本正经地说道，随后便离开了办公室。

绯田重新坐回到椅子上，发现监视器上正在显示着风美静止的画面。他拿起遥控器，再次从头看起。

虎父无犬子……

可是，柚木君，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绯田一边看着风美勇猛果敢的滑行，一边在心里说道。她的天赋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她的父亲叫做绯田宏昌的话。

2

十九年前——

令人鼓舞消息传到了圣莫里茨^①的小木屋里，这是一封从日本发来的电报。

在那天的比赛里，绯田由于失误滑出了赛道，十分沮丧。但在看到这个喜讯后，他的心情为之一振，浑身上下都被幸福包裹了起来。

电报上写着——

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时二十五分，我生下一个女儿。我和宝宝都很健康，想尽快和爸爸见面。新人爸爸今天的成绩怎么样啊？我和宝宝还会在医院里住上一段时间，做些检查。爸爸回日本的时候，我们应该已经回公寓了。宝宝的名字你好好想

^① 瑞士观光胜地，曾两次承办冬季奥运会。

想吧。智代。

绯田拿着电报，当场高呼万岁。队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走了过来。听了绯田的解释后，队友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伙伴。

驻扎在阿尔卑斯山的日本代表队，此次大赛依然没能取得好成绩，全队上下正处于一种决计算不上兴奋的状态当中。尽管如此，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全体队员的脸上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晚饭的时候，不仅是男选手，就连女选手也特地走到绯田的座位旁，向他道上一声“恭喜”。

尽管绯田无法立刻犒劳自己的妻子，但他还是想对她说上几句感谢的话语。可妻子目前还在住院，他没法给她打电话。

那天晚上，他和几个亲密的伙伴在酒吧喝到很晚。其中，最为绯田感到高兴的就是他的密友兼教练高仓。

“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高仓一边往绯田的杯子里倒啤酒，一边说道。

“托您的福。”绯田一口喝下啤酒——真是太好喝了。

“接下来要朝下一个目标努力了啊。”

“哎呀，这个嘛，”绯田笑道，“要是把这话对老婆说了，她肯定会笑我心急的。”

“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在欧洲，小孩子从两岁开始，就有人教他们阿尔卑斯滑雪。”

“嗯。”绯田点了点头。

“下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啊？”坐在一旁喝酒的年轻选手问道。

“在你这么大的时候，”高仓说道，“绯田的目标是登上奥运会的

领奖台。四年之后，他的目标变成了在世界杯上夺牌。再四年之后，他的目标变成了尽可能地在第一线滑下去。这就是你眼前的这个家伙。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在你这岁数的时候从公司辞职，撇下有孕在身的老婆，一走就是几个月。不过啊，他的这个目标已经越来越不实际了。看了他今天的滑行，你就能明白了。‘暴走小子’绯田已经‘枯萎’得差不多了。”

“教练……”年轻选手露出一脸窘迫的神情。

“没事没事，教练说的也是事实嘛。”绯田苦笑道，“在这种赛道上都保持不好平衡的话，说明我的运动时间已经剩不下几天了。”

“但你的用时是最短的，还是第一啊，这不是挺好的嘛。”

“那是日本选手里的第一好吧。不是我足够好，而是你们太没出息了。”

面对绯田的指责，年轻选手绷起了脸，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曾经的‘暴走小子’早就想好了。”高仓把手放在绯田的肩膀上，“既然自己的阿尔卑斯滑雪目标已经无法实现，那么就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到‘分身’上，让自己的孩子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这就是这个家伙的下一个目标。”

年轻选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绯田。为了掩饰自己的羞涩，绯田举起自己面前的啤酒，一饮而尽。

“我可是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呢，到时候少不了会被人骂糊涂老爸。”

“怎么可能有那种事情呢。绯田先生，你不是还能继续滑下去吗？在令媛成长到能理解爸爸的苦心之前，请继续努力下去吧，怎么样？”

年轻选手的社交辞令让绯田无言以对，不禁陷入了沉默。

“这家伙当然还会继续努力下去的，在国内比赛里还会继续活跃下去。我其实很苦恼的，不知道这家伙还要继续滑到什么时候。换句话说，你们的时代没有到来，日本的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是没有未来。”

高仓的话多少有些刺耳，年轻选手耸了耸肩膀，站了起来。

目送年轻选手走远之后，绯田低声嘟哝道：“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高仓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只是说了一句：“是吗？”

“请把我排除在代表队外吧。让那些年轻选手多积累积累经验吧。”

“哦，刚一听到孩子降生，就急着想回日本去了，是吗？”

“不是那样的。”

“所以啊，你这家伙别尽说些昧心的话。我知道，你把一切都赌在这个赛季上了。为此，你不是特地把自己关在山里特训了好几个月吗？”

高仓的话不禁让绯田低下了头。他下意识地抚摸起自己的左膝，自从三年前半月板受伤之后，这个动作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哎呀，总而言之，喜得千金，恭喜你了。”高仓举起玻璃杯。

“谢谢。”说完，绯田也拿起手边的啤酒瓶。

那天晚上，绯田几乎彻夜未眠。或许是由于孩子降生，神经高度兴奋的缘故吧。他为女儿的名字左思右想起来，把自己弄得困意全无。不知不觉之中，就在葡萄酒的酒劲儿开始发作的时候，窗外已经显出鱼肚白。

桌子上散落着一些便笺纸。其中一张上面用圆珠笔写着“风美”

两个字。

绯田第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了。他再一次从世界杯上铩羽而归，没能实现拿牌的目标。

女儿的出生申报单是智代提交的。这个被命名为风美的婴儿躺在从廉价折扣店买来的婴儿床里，舒舒服服地酣睡着。

“真像个洋娃娃。”绯田低声地嘟囔着。他抱起婴儿，闻到了一股牛奶味。

智代虽然笑着，但表情里似乎有些倦意，看起来十分疲惫。绯田心想，她大概是被突如其来的育儿工作累垮了吧。

绯田已经十个月没和妻子见面了。在这期间，她独自一人痛苦地过着妊娠生活，而自己却什么忙也没帮上。一想到这里，绯田便觉得十分内疚。

早在妻子发现自己怀孕之前，绯田便下定决心，要在欧洲过上一段武士修行般的训练生活。话虽如此，但他确实曾经一度打算放弃这次修行。绯田和智代都没有双亲。绯田心想，她能自由行动的时候还好，但在临近分娩的那段时间，总不能一个人都不在她的身边吧。

但是，智代却刚毅地回答说，我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有自己的朋友，他们肯定会帮我的。况且，每次进入赛季的时候，你不也总是经常不着家吗？如果你不去欧洲训练，因此导致成绩不好的话，我会很愧疚、很难受的。放心吧，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我会努力生出个健康的宝宝。你就安心地把精力都集中到阿尔卑斯滑雪上去吧。想要服务家庭的话，退役以后再补偿也不迟

嘛，这个话题我们不是早就谈过了吗？”

绯田十分感激妻子。他再次坚定了信念，决定点燃自己运动生涯最后的火焰。

“我的阿尔卑斯滑雪之梦就要靠这个孩子来实现了。”他抱着女儿说道。

“你要退役吗？”智代抬起眼睛，不安地问道。

“现在还说不好，不过……”他继续道，“或许我已经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更重要的是，我要找一份新工作。我要为了这个孩子努力工作。”

实际上，自那之后，绯田没花多少时间便找到了一份新差事。一家内部设有阿尔卑斯滑雪部的食品公司问他，要不要去他们那里当选手兼教练。绯田觉得，由于自己没有正式声明退役，对方顾及到他的面子，才给自己一个“选手兼教练”的称呼。

绯田正式宣布退役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不过，由于当时正值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报道这件事的报纸也只是用了极小的一块版面。

绯田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智代的异样的。不，实际上，在这之前，绯田已经数次察觉到了智代奇怪的样子。但是，继续着运动生涯的绯田并没有闲暇来慢慢思考妻子的事情，即便偶尔回家，他的注意力也都会集中到女儿身上。对于妻子，他简直就是漠不关心。

智代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即便遇到高兴的事情，她也不会笑，大多数时间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几乎不怎么外出，也很少和朋友见面，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和自己的女儿待在一起。